



反密

四書輯釋

論七至九

四

DL-12
1000
4



P 12

論語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

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

及記曰作者之謂明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

夫見賢通反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蓋信古而傳述者

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

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

不敢顯然自附只云竊比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

自知其辭之謙也語錄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不

氣謙遜而又出於誠實然當是時此以下推作者略備夫子

所以為盛德之至也

明治
月
年
日
未

井澤元純藏書

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
又不可不知也楊氏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史略備觀諸經可見集大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群聖所作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訂正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於既死之後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為之故雖述而實作。語錄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始創為之故雖述而實也且思地說言之者雖知是有箇理地畢竟是欠箇篤好底意則先師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而作二字着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略之夫信而不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某之好孝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孝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此語錄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一條所以不可無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語錄非是聽人說後記得是得於心自不能忘拳拳

服膺而勿失也。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為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識之聖門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是此意。熊氏曰先言默識者聖門之不言而沈潛淵默為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諸心者其功實本不言而心解者其意玄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語錄此三者雖非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默識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是孝而不厭在孝者父則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人之安得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記者失却上一節只知聖人自語記了。張氏曰默識非言意所可及蓋森然於不覩不聞之中者也。在己則孝不厭施諸人則教不倦成己成物之不息也。此亦是作知識說。林希逸曰晦翁懲象山之孝謂江西孝者皆揚眉瞬目亦曰不待人言而自喻不肯說到通悟處蓋有所懲而然。通曰孝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為得故。孝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教而不倦。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五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黃氏曰脩治也謂去其疵類而全其善也學必講而後明

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

憂况學者乎語錄脩德是本為要脩德故去講學徒義改過

了更之心便是義不脩德是理之得於心者已是我有底物事

宜我便是過惡湏速全休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致知格物

是講學誠意正心是脩德先師曰脩德而繼以講學如尊德

性而道問學是也脩德為大本講學為實功徒義改不善脩

德之條目而講學之效驗也脩德而能講學則行己應事始

能知其孰為義孰為非義孰為善孰為不善必徒之改之始

徒虛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為憂此聖所以益聖常

新學以講而益新徙與改皆自新故尹氏以為日新之要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音閑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

也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天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

形容所不能言者惟頽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洪氏曰易於

一言之不足則復言之與此義同○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

聖人處也為去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陸畧反作天天字今

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

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錄

亦須稍嚴厲方可不然無下手處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

樂只是燕居時如此在朝及接人時又不同胡氏曰程

子以怠惰放肆對嚴厲而言於嚴厲上加太字蓋嚴厲亦不

可無太嚴厲則不可耳張氏曰燕居時在衆人易以怠肆

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先師曰雖閒居時其德容亦

自然中和如此此所以為聖人也聖人閒居中和之氣乃德

性中和之符程子所謂自

○子曰其矣夫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

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扶又反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

而自歎其衰之甚也語錄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矣

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

其父不復見所以見得是衰

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

者心無老少去聲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語錄問夢寐常
恐步於心動否曰心是箇動物夜之夢猶晝之思思亦是心
動則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問夫子未嘗識周公
蓋有之。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人者
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太公皆八十九十歲。夫子夢周
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疑滯。故及其衰
則不復夢矣。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之吾身然後知斯道
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
之果不可行人誠存則其夢無意於斯也。這意思也。好。或問
胡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無意於斯也。這意思也。好。或問
邪或正與且晝之所為等爾善孝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
諸夢寐之間也。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
心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也。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
是也。語錄志道如講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
歧之感矣。語錄志者趨向在是而期於必至者也。胡氏曰
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知道而後志有定向也
即知止而後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後志有定向也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
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未得之志在必得之
但又在守之固耳。語錄德是心得此道如欲為忠而得此
忠欲為孝而得此孝既得之亦會失了須當照管不要失了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
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語錄依
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此心常在不少有走作無物
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是逐件
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全體大用常依發見如
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據德是因事發見如
因事於德底骨子。陳氏曰志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是
是志道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己如手執杖依如身
依仁則據德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己如手執杖依如身
着衣杖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
○真氏曰道者眾理之總名德則行眾理而得於心者仁則
德也

脩脯也十脰他鼎為東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禮曲

凡擊與贄同天子魯諸侯圭也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

鄭氏音本匹即鶩也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童子委摯

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射講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束脩其

也纓馬繫纓也於射講也婦人之摯楸棗脯脩棗栗束脩其

至薄者胡氏曰在禮無以束脩為贄惟記檀弓曰束脩之問

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為

贄也然比羔鴈為薄故云至薄。邢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

有五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齊氏曰蓋人之有生同具

漢諸王致禮於其傳猶曰束脩蓋古禮也

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

教之禮李曰禮聞來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憤房粉反悱芳

復也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輔氏曰

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己憤有鬱鬱之意口欲

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

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饒氏曰啓如啓戶略開之也

發如啓之張而為之發其機物之有

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遂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

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去聲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

為受教之地也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程子曰

憤悱誠意之見賢通於色辭者也辭氣待其誠至而後告之

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以三隅反乃復告爾不憤悱則不啓發不

子作兩節對說程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

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語錄悱非全不曉也曉得三五分

已略略通曉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去理會率一隅而

於此啓發之率一隅其三隅須是率者自去理會率一隅而

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者力者夫子所以去理會率一隅而

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賂之耳必待憤悱而發則如水之

流壅遏於此有以決之

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

故門人以

為記亦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語錄聖人不成

如四時也須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

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

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孝道先師曰是日歌或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声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語錄用舍由在行藏安於所遇

我則安於行遇舍我命不足道也語錄命只是尹氏係此

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語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舍之則無可藏惟孔顏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

成將出來行可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下文云惟我與爾

以任則止有是二字當如此看此章專在兩箇則字上如可

行潦則止問用行舍藏曾閱漆雕亦能之曰舍之間如嘗則

用之則行難漆雕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行時規模儘大藏

之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

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

無不得已不奈何底意以下消更言命到得無可奈何處始言

命聖人說命只為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此為

子服景伯說得之不得曰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使安於命

知有命又說得之不得曰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使安於命

而聖人便不消言命矣。馮氏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

之而已也然時不消言命矣。馮氏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

察身遺世者不知也。是時欲扶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

與已同也說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也惟子淵

邦之問繫可見矣。謂淵不願行是藏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為

有字上看常人也。三當合兩句互看。物者志義。徇用舍在人而

亂倫舍之雖藏而用之未必行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

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語錄與乃相與之與非私

意然猶有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

固必之心

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水反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徒徒手而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

此皆以抑其勇上三而教之下二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

路蓋不知也語錄臨事而懼是果決必做教成徒謀而不成何

益於事。此本為行三軍而發故就行師觀之尤見精密。

黃氏曰臨事而敬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圖成則有

周悉而恐懼也成其謀則無妄動不亟取於事必有一

謀既成而不愆于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謝氏曰聖人

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焉。

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

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鍾氏曰用之不行是好進底

人自有兩樣謝氏謂不用求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音於此

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

其論益卑矣胡氏曰子路勇不自遏故有是問夫子之言蓋

因其失而救之夫扶音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

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好去

執鞭賤者之事太史公曰假令晏子尚在設言富若可求則

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

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陳氏曰此章為中人以下

人義所以○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

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去

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語錄上句是假設之

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

齊之為言齊如下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

明也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側皆反齊之誠之至

為言齊如字下同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楊氏曰齊必交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其慎可見○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李之三月字連下文無意味矣

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

而輔氏曰文也音也情實也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

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語錄史記子在齊聞韶音李之

三月不知肉味聖人聞韶須是去季季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父不咸真箇是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此處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一○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欽季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季札而忘味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李之時作為韶樂群聖之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忘味而深歎美如之以此耳也又按論語於韶乃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季之最先謂盡美盡善次之告顏子以韶舞其最後欵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怪反贖五怪反公

薨而國人立蒯贖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贖而輒拒之時孔子

居衛衛人以蒯贖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

之諾應辭也語錄子以兵拒父是少不順自不須疑而問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

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為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

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曰平殷即雷首山之陽在河東中府河東縣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怨

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荀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

吾練而於禮耶無所不知也夫子曰吾將為汝問之問曰練而

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語錄使子貢徑問轅事不惟夫子或便做答亦不能如此

詳盡只說古之賢人亦無分曉再問怨乎便見子貢善問終說求仁得仁又何怨便見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剛讀轅曰子貢微其非以測聖人之旨可謂善為辭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

正而即乎人心之安饒氏曰兼此兩句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故跡所爾爾何怨之有若衛轅之據國拒父而

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語錄問二子之遜使無中

命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

賢大夫臣必請於天子而伯夷之伯夷伯夷之伯夷伯夷之伯夷

倫重而父命輕以論之伯夷伯夷之伯夷伯夷之伯夷伯夷之伯夷

取自而家不利便處退人一步便言是夷齊得之不可分輕重但各認

何故問夷齊曰便處退人一步便言是夷齊得之不可分輕重但各認

欲方不肯做蓋知其父是多有少不順道者以為當立公去子則不

讓則心不安心人得仁而傷着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為尊

是不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為重是可不忍也孰不可忍其兄若輒之推
刺賈則是忍於其父矣是又審一審之當凡讓出於不得已則有
怨。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夫子告曰
求仁得仁謂是合德地若不德地是方可即乎天理而後伯夷之
人心誰無仁謂是合德地若不德地是方可即乎天理而後伯夷之
心方安叔齊以天命為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
則不安矣輒註下一安字便見夷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
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兼諫伐言所以實夫子
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之齊倫也三父子也所以立也君臣也
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
以死也所舍者生而所取者君臣兄弟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
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己不與焉謂非仁乎求有功必
於伯夷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組為有功必
之所不容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扶晚反食音嗣
枕去声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糲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

樂亦無不在焉他人視為困極聖人樂極其視不義之富貴如
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語錄聖人表裏精粗無
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者隨其來去盡是
天理如何不快活。富貴若以義得則不踰矩者隨其來去盡是
有之無鄙厭之心但以此不義而得則不以易吾飯疏食飲水
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為所動矣
。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矣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
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陳氏曰
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欲淨盡後會中灑然無纖毫窒礙
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其中無纖毫窒礙
其樂誠有間但得程子於此却用不疏字主意全別其能
字而樂又繫於疏食飲水之下者不疏字主意全別其能
回也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曾動比之顏子不改繫之
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則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
富貴則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則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
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禮庶何事及在貧賤中則樂
於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禮庶何事及在貧賤中則樂
而不發者也從事於顏子樂文約禮庶何事及在貧賤中則樂
而未發者也從事於顏子樂文約禮庶何事及在貧賤中則樂

知顏子之樂而後可知孔子之樂故以孔所以誘顏顏所以
李孔之工夫於顏樂處言之也在中之云不求樂而樂在其
中見其樂之安焉不以貧窶累其
心而改其所樂微見其樂之勉焉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自言嘗讀他論加

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

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

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聲七十矣

五十字誤無疑也通證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

年若是我於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上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易則彬二矣胡氏曰吉凶消長以卦體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

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

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其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去

而學也語錄聖人一生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至境實無窮

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

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須利

於貞正非正則過矣又如坤六二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
人恐懼修省不知過矣又如坤六二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
過推以教者深以見易道而已陽消長之理以陰消長之理
一則長為善為吉也陰消長之理以陰消長之理以陰消長之理
則陽為善為吉也陰消長之理以陰消長之理以陰消長之理
得中則為存亡進退之理以陰消長之理以陰消長之理
事言則為存亡進退之理以陰消長之理以陰消長之理
進而極則為存亡進退之理以陰消長之理以陰消長之理
天合矣故孔子行舍之則進則藏此孔子退而亡之則退而亡
速則速矣故孔子行舍之則進則藏此孔子退而亡之則退而亡
曰先則速矣故孔子行舍之則進則藏此孔子退而亡之則退而亡
蔓說所謂大過也夫翼未作則藏此孔子退而亡之則退而亡
謂何夫子言此大過也夫翼未作則藏此孔子退而亡之則退而亡
如翼也即後易可無過易占辭於吉凶補過也所謂大過者非
持翼也即後易可無過易占辭於吉凶補過也所謂大過者非
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易占辭於吉凶補過也所謂大過者非
而至於吉吝則欲人無過易占辭於吉凶補過也所謂大過者非
一辭則所謂大過也夫翼未作則藏此孔子退而亡之則退而亡
又按伊川南軒無大過者夫子深意也先師曰加我數年則
與五十易不相妨也五十字皆從舊夫贊易時年七十耳
所以不能贊易也夫子尚易見人不可以無大過見人不可
以不能贊易也夫子尚易見人不可以無大過見人不可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性治之使情得其正書以道政事述帝王

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

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語錄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

自有此名。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要當執守執禮亦是當日

所用者則誦說之禮不可闕者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

也。通曰誦說屬知執守屬行。○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

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在默而識之

也。識音式謂不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儒者只是

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

於史官季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

只是許多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精微春秋節文變樂在

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群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言。熊氏曰朝夕之樂也孔子言皆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

伯魚季詩季禮可見平日常言不過如此前章季易則其晚

也年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楚子僭王葉公不

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

實有未易去聲名言者與音余。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

有孳孳音茲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錄語

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設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使

發憤將去。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一樂一樂代至

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

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辭若終身好雅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

下句而亦不見聖人之謙辭若終身好雅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

人自取之意矣。○補註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

是也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

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

如此學者宜致思焉饒氏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邊各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孝之不振故曰純亦不已全體說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語錄聖人此等語皆是移向下列猶有未滿是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設辭也輔氏曰生知者義理也敏求者事實也理與事一以貫之可也饒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又是於事物上參究此理熊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

玩字當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

之迹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之可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屈伸往來之迹耳

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去聲明者故亦不輕以語御音

人也神與怪不同故以怪力亂總言表神而出之○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

語德而不語力語治去聲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或問夫子

災異戰伐篡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曰不語何也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禮論鬼神今曰不語何也曰聖人平日也然其及之亦鮮矣世之惑非若此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說此無形善禍淫亦可語錄鬼神只是二氣屈伸往來就人張氏曰門人記夫子所難說所以見鬼神道而論語中聖人無所取裁故不語力身為不善君子不語怪好勇鬪我義敬而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孝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

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語錄人若以自脩為心則幸天

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便恐懼修省亦吾

師也。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

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入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

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南軒曰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

非吾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

師也。汪氏炎曰尹氏以見賢思齊章合此章

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

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有不善未必能改

雷反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宋司馬向式亮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

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

能違天害已語錄問聖人見其勢則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

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或問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

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

德於予桓魋其如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患未

嘗不深避而以此語之也。未嘗不問服所謂並行而不悖也

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難則

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匡人桓

魋則為斷斷然自信之說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聲平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

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止

語默四字所包甚闊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

為教所當知也。語錄項子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

那裏及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所謂吾無隱乎尔者君鄉

黨便恂恂在宗廟便便與上大夫言便問問與下大夫言

便侃侃自有

許多實事

程子曰聖人之道循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

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

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

去聲而進也輔氏曰庸下者

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託推讓之意

蓋至是亦不能揜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此德則能

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其如命何聽命於天也其如予何

則天命在己而已與天為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廢興

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匡人桓

魋則為斷斷然自信之說

失之不及易以懈怠而止高邁者失之過易以陵躡而進懈
怠者病在苦其難陵躡者病在忽其易今夫子自以為無隱
且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庸下者不致謹重密察之功在我者
企及之志高邁者不敢忽其易而致謹重密察之功在我者
垂象昭然而有目者莫不見之驗也豈終於高遠而不可冀
邪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
而人自不察先師曰體道與鬼神一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無
所謂與道為體而無所隱於人也。汪氏曰鄉黨一篇是門
記有得於此言故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語錄教不
入說與事理便是文詩書六藝皆文也如講說如何是孝弟
只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又恐行之未誠實故又教以忠
信到得為忠為信時全在孝者自去後方是實事。文行忠
信先文後行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孝文先行後文是從內做
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議得。陳氏曰孝文所以
窮理脩行所以此體是理於身存忠信所以卒是理於心。熊
氏曰忠是實心脩行己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先師曰孝
文者致知之事脩行己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先師曰孝

而忠其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通曰教以孝
文脩行知行當俱盡也教以存忠信表裏當俱實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
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一其心善人
者志於仁而無惡語錄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恒
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無惡處在
然善人有恒皆未知孝問者也。此思其上而不可得故思
其次之意。饒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孝而成底善人
是氣質好底有恒是有常守底次乎
聖人者為君子次乎善人者為有恒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亡讀
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或問為云者
形如此之事者也為無以繼雖欲有恒不可得已。語錄
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泰就用度上說窮約而
作富底事止縱時暫做得無時又做不得此便是無常。曾
氏曰上二者兼內外孝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饒氏曰下
一句以外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

言以字言者兼乎質以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先師曰入德有門戶無入德之門戶况敢望進德造於闢奧乎末三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恒之義李者以希聖為標準而能以有恒為入門其庶幾焉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音燭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熊氏曰多能鄙事此亦可見

宿鳥熊氏曰多能鄙事此亦可見○洪氏曰孔子少去貧賤為養並去聲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音角是也子見孟然盡物取之而絕流

出其不意宿射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於取物之中

於此可見其本心輔氏曰不曰聖人之本心而曰仁人之本心據此事只可謂之仁然曰本心則聖人亦不能加毫末

矣於此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推廣餘意張氏曰使夫

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

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馮氏曰桑柔詩云予豈孔子

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

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

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語錄知以心言得於聞

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求

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張

氏曰知之至者未易及也故言知之次者擇焉識焉而不已

明矣李干祿章亦只總之云多聞見者李之博未嘗拘拘分別聞與見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也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

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

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索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索
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索已而來但許其能自索耳
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
其既退而為不善也依政五句蓋不追其既往其往不保不逆其
將來其退不與以是心至以索斯受之耳與進唯字上下疑又有
闕文無唯字全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
洪如此輔氏曰人前日為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
來則已甚而後日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
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為已甚之說
蓋出於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
則即此而在矣夫音豈遠哉先師曰斯字甚緊如時人斯其惟
皇之極之斯即此二字貼斯字

○程子曰為但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語錄欲有好底如
善不是情欲之欲。輔氏曰人不知反求遂見仁之遠夫謂
所以發此論。鍾氏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
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
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胡氏曰左氏傳註陳昭公魯君
名稠音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
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
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
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
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
若宋女子姓者然語錄當時吳疆中國無霸主齊尚出涕而
女之昭公是藉其勢不曰孟姬而曰吳孟

子亦自知其非矣。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不稱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從女，百世而婚姻不辨其族也。稱姬、宋、文、時、孔子、齊、女、曰、芊、是、也。曰、婦、人、稱、姓、周、道、也。曰、姬、宋、文、時、孔子、齊、女、曰、芊、是、也。曰、婦、人、稱、姓、周、道、也。臣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謂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發誦之語也。先師曰：不稱姬，猶去夫人之姓曰卒。吳其死曰孟子卒。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輔氏曰：且以有過而人知為幸，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吳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禮，可知諱者矣。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哉。

其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通曰：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己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何以為萬世之法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語錄：聖人與人歌，詩且教，他自歌一終，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不於其初歌便首尾節奏之備。先師曰：集註取與二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初則取之既取而許，與獎勸之。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

此見聖人氣象從七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平。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或問：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若不待其曲終而後足，乃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密，可知也。然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又使復歌，而始知之。則既不失其與人為善之意，而又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於為之也。抑又見其從

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輔氏曰氣象從容故謙遜誠意懇至故審密。通曰此不過歌之善者尔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語錄猶今人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

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去之難易去

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輔氏曰勉人爲其實而不廢其文但

則爲君子之道而有得。○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

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

焉。通曰此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尔先師曰文不在茲之

難。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釋之。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

之備也。此專言之仁包義禮智故爲心德之全立人之道曰

備。熊氏曰聖則仁之熱而至於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

謂以此教人也。甚麼誨人是不曾說是仁聖但爲之畢竟是箇

當如何曰不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知行二事而已自

觀博文約禮皆是如此先師曰自爲觀十五志孝章可見教人

李五目以爲聖人以此自爲則欠切當耳。然不厭不倦非

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而所行所教無非不息

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已實有此仁聖之名

道則有時而厭倦矣。通曰此雖夫子不敢當聖與仁之名

聖與仁之實。○晁氏曰道清豐人之字以當時有稱夫子聖

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

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聖若天

下無一人能與於此是終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

爲虛器而無人能實之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

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

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輔氏曰華蓋即爲之

不厭誨人不倦而見

夫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孝者所能效也。饒氏曰：前以孝不厭，所以不倦為何有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任，何也？蓋前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敢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遜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底事，所以勉人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反力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去声。

同之辭也。馮氏曰：士有誅，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誅。周官

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

文集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天后土也。

禱雖臣子之禮，其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

之謹。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

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聖人素履無愧

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

引禱而而言，蓋不禱之禱也。語錄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

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邪？

惟味某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

求多福之意可見。饒氏曰：誅如哀公誅孔子是也。古誅文

祇矣，而卒莫之救，蓋哀其死之辭也。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

祀。出儀禮第十三篇。注云：謂門戶、竈、行、中、雷、盡。蓋臣子迫切

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

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語錄在臣子則

聖人也。知有此理，故言我不用禱，而不責子路之非也。疾病

淫祀，但不當請耳。或問：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

諂於鬼神，以苟頌更之生。君子豈為是哉？又曰：祈禱卜筮之

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

冥漠不可知之問。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馮氏

曰：觀夫子答婿竈之問，以為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然則行與

天合禱，何所用？在子路為夫子禱，則可請於夫子，而後禱則

夫子不為也。通曰：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禱，自是聖

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必以子路之

言直謂禱為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先師曰：奢失之過，儉

失之不及，皆非中。

道然奢而僭犯為害也甚儉陋之害止此而已即與其奢也
寧儉之意。通曰與其奢也寧儉是言禮之弊也如此與其
不孫也寧固是言弊之。○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弊
極也其終必至於此。指奢僭而言。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
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胡氏曰循理
役於物乃蕩蕩戚戚之所由生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憚
不忤所以舒泰為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
僥倖患得患失所以憂戚○馮氏曰蕩蕩曰坦其
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上有不偏輔
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真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饒氏曰全體渾然應上文氣質而故其中和之氣見賢遍反於容貌之間者如此屬偏於威則易猛

勉於恭則不安聖人溫而厲陽中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有陽也恭而安恭者嚴威嚴肅陰也安者和順自然陽也亦有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說如伯夷柳下惠猶未免偏下惠則溫勝厲伯夷則厲勝溫蓋自舜是說聖人之德容如此然李者也當如此李如補便得安除是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初李如何便得安除是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初李如章就大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去聲是看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屬餘是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去聲者不能記輔氏曰用不密皆然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方服而玩心也

論語卷之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音泰王之長上声下同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扶又

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或問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無

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

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

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語錄問詩云至于大

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恐是推

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有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

從不知是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

不從甚事逃之荆蠻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於是大王乃立季歷

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

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

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通鑑吳越春秋古公三子古公周

名宜父，長曰太伯，次曰仲雍，一各與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大

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

乎？」太伯、仲雍望風，知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遂伯

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元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

存而云：「亡荆蠻者，楚滅越，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二諱

楚，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荆。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

髮，文身，因其俗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

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為勾吳。吳言勾者，夷之發

聲，猶言於越耳。吳各始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古公病將

卒，令季歷諶國於太伯，而三讓。夫扶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

際，會之代交，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

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

而事之難處，上有其甚焉者。語錄夷齊諫武王，不信使休，太伯

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

太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其書謂

不返，疑此時去也。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

事見賢遍

春秋傳

左傳僖公五年宮之奇曰：「泰伯，伯也。虞仲，太王

伯也。必之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蓋不示以不可，則王季之心

不安，其讓上以繼大王之志，深遠莫測。識而稱之曰：「此意

公而不讓，為一身之私，其志亦深。遠莫測，識而稱之曰：「此意

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大王之心。非但事須如此，泰伯之讓，

後得中，雖變而為時中之義也。父非正，但商政日衰，是必用權。然

商之志，泰伯知君臣之義，截然大王正，見商政日衰，是必用權。然

行其心，天地之常經也。大王之義，截然大王正，見商政日衰，是必用權。然

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相悖乃善。泰伯而論，語則

稱至德，一為文王發見，對武王誓師，而相悖乃善。泰伯而論，語則

是對大王，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文王固高。於武王而論，則

所處又高，於文王而論，若論其事，則泰伯文王固高。於武王而論，則

人之德，何也？曰：「讓而為德，美矣。至其心，則泰伯無憾也。或問：其為

則其讓大矣，而讓之德，所以至極而不可加也。曰：「大王有立，少

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至極而不可加也。曰：「大王有立，少

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不可加也。曰：「大王有立，少

子聖，皆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不可加也。曰：「大王有立，少

伯去，聖孫為其道，足事不洽於中，庸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

伯讓國，父子得見其迹，不失乎中，庸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

出之蓋其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處商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類夷齊而又泯其迹也。饒氏曰太伯逃以成父之志所以順天命於幾微而下為他日開拯民水火之地非特遜國而實以天下遜也。先師曰太伯既不從大王翦商之志苟不併與仲弟逃之則大王無由傳之季歷不得遂其志矣今自太伯與仲雍俱逃遂傳季歷以之武王而有天下是周有天下由於太伯之逃人但見太伯之逃而不知其實以天下讓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涉三世事幾漫滅人安得而稱之必待夫子推原周得天下之由發其潛德之幽光而後人始知之欤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蕙絲里反絞古卯反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語錄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無禮則無節文故有

四者之弊輔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曰恭而過則病于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慎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蕙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為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親二仁也上仁則下興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

則不歸厚上行下效也。通曰君子不弛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張子

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

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語錄橫渠說未敢決以為定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為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見孝經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此字指今病時與上平日字對詩小旻之篇戰戰

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

免於毀傷也述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去聲之以致反復方服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

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見記檀弓乃子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斯盡泯沒之謂君子平日以保身為事故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聲去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去以辱其親乎此推廣餘意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尤為厚親也記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之歸夫曰父母全而生之謂德行之不可虧也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可虧也真氏曰以易簣事觀之使終於大夫之貴猶未為得正而斃全歸之難如此通曰曾子嘗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輔氏曰人性本善此死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此曾子

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識音志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語錄暴剛者之過慢

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怠緩亦是慢信實

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倍音背並謂背理也

言道雖無所不在此句甚闊籩豆器物皆包在內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皆去聲

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平存省悉并察
而不可有造七到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扶音籩豆之事器數
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扶問則有司之守而非君
子之所重矣語錄以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
矣籩豆之事非其本也其本則其度外不用彼所貴在此則所賤在彼
三者蓋此三者却是說自家緊要合做籩豆是去理會動容貌
其事為不照管於今人於制度文為一做籩豆是去理會動容貌
身亦不道非於大體上欠關則是棄本而求末為不是然於已
政之本非道也其平日所貴耳問集註舊以三者為修身之驗為
專是做效驗說如是則敬誠實存養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
要非其也以下改為字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
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正字尚
說工夫然便是敬是工夫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正字尚
以為平暴慢莊敬是工夫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正字尚
不要遠暴慢莊敬是工夫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正字尚
註舊本則平涵信遠鄙倍耶改本則臨事此章重在持守之說也舊說
雖有根原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持守之說也舊說
踈闊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之意其工夫全在持守之說也舊說
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下三句所謂省察則在前三句本末

不偏終始兼貫其義為長汪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為說
乃朱子欲為李者計故以李者二字提出所謂其分則有司
之守也如樂記曰鋪筵席陳尊俎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
未節也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
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矣操
存即平目涵養於靜時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矣操
容貌便省察其斯遠暴慢矣可也下二節致察於動時者如動
靜兼該工夫周密始無欠闕又此必因敬子之失而告之其
煩瑣於各物器數之末者乎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
也周旋中去聲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
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註舊說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
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賢遍於外註舊說曾
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此章最先前
章次之易簣最後又曰曾子是時氣息奄奄二性命僅存須臾
而忘知語不誠不敬豈能如其萬一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計校也友馬氏融以為顏淵是也馮氏曰曾子之亡友非顏子亦不能以與此然顏子與曾子同師門則皆友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該以能不見物我之有間犯而不校故能如此王氏曰二句包盡上句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輔氏曰四句理言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釋言也非幾聲於無我者不能也語錄問我字曰聖人全無我顏與我相對在聖人便知人我無了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邪問從事於斯是着力否曰若見着力却是知自己非謂其力也或問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非挾其能而故問也饒氏曰仁者在己曲在人而猶已故人之雖有犯不忍與之校曲直才校則直在己曲在人而猶已故人之雖有犯不忍與之校而直才校則直在己曲在人而猶已故人之雖有犯不忍與之校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不見人之不是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錄

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公侯皆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德而節未足以託恐不免為竊也人所欺也雖無竊人之德而心未足以寄恐不免為人所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雖若並言而節為之本先師曰既矣有可託可寄之才又有不可奪之節則始之疑其為君子者今決知其為君子矣人矣大節以節為重而才以成之節也者才之所恃以立才也者節之所賴以成○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饒氏曰既以才節操之說者以明重在於節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胡氏曰寬則容受之毅魚既強忍也強則執守之非弘不能勝平聲下同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寬廣却被人

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弘是執德不弘之弘是無所
不容心裏無足時道理事物都着得若容民畜衆也是弘但
是外面事今人多作容字說了則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
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只執一說見衆說皆不
復取便是不弘若判別此人便包容衆說乃能勝於中無所
否能容之中又爲判別此人便包容衆說乃能勝於中無所
便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陳氏曰前而倒置了
容○胡氏曰惟弘能以載重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
以半塗而自廢也○呂氏曰自小者無敢爲
之心自怠者無必爲之志此弘毅之反也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
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反居隘可謂遠矣○蔡氏曰弘毅不可執
也蓋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道遠又惟歸於仁而
不息者惟其不足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所斷所以不可不
力於大道遠如此是豈可以易念之間斷乎○程子曰三省
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程子曰弘而

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寬此是
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能問於不能見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胡氏曰如二南之正始其爲言
既易去聲知而近人情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高下反覆謂
前後重其感入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去聲善惡
去聲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此字指詩而言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恭敬辭遜禮之本
文也○胡氏曰恭主一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己之道也
辭者解使去己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度數文章

成於樂

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爲之已接可以固人肌膚之會
筋骸音斤之束所出記禮運○胡氏曰人之肌膚本有故學者
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
得之此字指禮而言孝者之中得力在此○或問禮必服習
而德性之守得以上而堅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
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聲平唱迭和去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前漢
官商角徵羽也晉志土音宮三分去一以爲聲之始屬土者
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音徵三分去一以爲聲之始屬火者
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去一以爲聲之始
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水音羽三分
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
聲尊甲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遇宮細不遇羽
○漢志律有十二陽律爲律陰律爲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
鍾大呂夾姑洗中呂皆曰律陽統陰也○語錄書曰林鍾南呂應
鍾大呂夾姑洗中呂皆曰律陽統陰也○語錄書曰林鍾南呂應
和聲蓋人聲自高下聖人制五聲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南呂應
爲商羽聲輕清其次爲徵清濁洪纖之中爲角又制十二律

以節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二等謂如黃鍾爲宮
則人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還至無射爲宮
便是黃鍾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還至無射爲宮
律只長四寸六分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
寸則宮聲繫下面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
大呂黃鍾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
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繫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
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多者言之○白虎通曰
石曰磬木曰祝曰管曰金曰鼓曰鐘曰匏曰笙曰瑟曰絃曰箏曰
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蕩滌而無餘查滓謂私欲之汙惡皆
未純熟者皆消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入神孟子
曰仁在乎而自和順於道德者易曰和順於道必於此而得
之是學之成也此字指樂而言三節當看始中終三字及三
節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一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
節迭和皆相應有許多却打成一片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爲
歌者歌此而巳舞成一片而巳所以聽之可以順道德李
者頌是先有禮則難執守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詩較感發
人故在血脈流通精神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
謂動盪成於樂成於樂是神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
小底成於樂成於樂是神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

起到成處却是自然恁地與理為一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條
得盡了這甚氣象。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
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舞生焉歌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
也又為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親為其事或觀聽其容
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君子於樂或親為其事或觀聽其容
氏曰十三季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季舞則已通於舞節至
成於詩則知之事成於樂故曰仁熟用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
此則參及於樂成於詩所以成禮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
始焉中焉之興於詩立於禮者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
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去聲先後淺深也。語錄古人自少
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季詩季禮季樂與詩立禮成樂不是說
用工次第乃是得效次第。○詩者樂之章故必季樂而後誦
律者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
宗廟朝廷只是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所云從小皆恁地季一
了做一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陳氏曰此章先
禮而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為季之序乃論其終身
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

猶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程
樂與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程
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
就夫其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
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
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並去應對以至冠聲昏喪祭莫
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
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
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語錄問此章與志道據
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辨藝一腳意思耳。○真氏曰
自周衰禮樂崩壞然夫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
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
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禮之適足以傷人
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
故樂記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而禮樂之入之矣
慢易之心入之矣和樂者樂之本也。○李者誠能以莊敬治其
莊敬者禮之本也。○李者誠能以莊敬治其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吝音也語錄誇人所無

是文○張氏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材

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通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

○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

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鄭氏曰不言周

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又曰驕氣盈吝氣歉反苦忝愚謂驕

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

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語錄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

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其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所

云有德則自無驕吝與驕吝相因又是發餘意先說得正意

分曉然後說此方得○問氣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

使驕且吝曰如曉此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

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無以爲驕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

所藏吝之所恃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者所以

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

盈於虛也○吝爲主蓋吝在我則謂我有你無便是要驕

人爲是要驕人所以吝○胡氏曰驕張王吝收縮姑以驕吝

於財觀之其所以閉藏乃欲資以矜夸其所以矜夸即閉藏

者爲之地也根本枝葉相爲貫通集註特發此義以示人欲

人知其病根而棄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病藏於內發

者易見藏者難知吝者欲翦其枝葉當先拔其本根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父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

也語錄此則解不行作志稍通耳○輔氏曰後世○楊氏曰

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

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

篤厚而力也語錄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守死只是以死守

死之善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

壞了道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

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

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語錄

乃能好李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李者不好李以明理愈篤
信而愈不正不可回矣故篤信又須是好李守死乃能善道
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子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
以善其道者如利害又變子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
其篤信而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又須是善道然雖
曰篤信而未善道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故守死亦須
篤信之效雖曰好李而功不能篤信好李乃道則其守死亦
能善道方見好李之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善道而篤
好李又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善道而篤
更相為用而不可有一闕焉者也○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
篤信曰好李則善道則非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

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問矣故索其身而去之在外則不入

入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不早見
幾而作則亂必危亡不可去矣○齊氏曰君子在危之外則
不入在亂之中則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審以於難
則其死也亦死於愚而已非死於義也故貧賤患難之中
將以善其於守死而亦不徒得為善哉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
隱其身而不見賢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錄

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
隱有無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
為之用無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
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輔氏曰好李以善道則
見道明矣篤信而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道篤以善道則
去就出處之宜守常固必行其道遇變亦必能守死以善其
道也○饒氏曰危亂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
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所入而已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

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有供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邦

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索

出處上之分去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饒氏曰篤信好李
是有守而不入不居是去就之義索則見則隱是出處之分明
邦有道而貧賤是無李也邦無道而富貴是無守也○熊氏
曰李者先須辨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李善道底事然
後方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死得定用之有可善道者相
也篤信不可缺一然集註曰守死之篤○通曰首兩句雖四者相
為用不可缺一然集註曰守死之篤○通曰首兩句雖四者相
李問之深者雖以之處死生之變可也而况於去就之義出

處之分哉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為善存焉無可
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深為可恥此皆無李
古敏求曰好李其教人獨於此拳拳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
矣本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之意問而告乃推廣餘意也○輔
不仁而不可為也○饒氏曰此章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在
大夫之位則不可為也○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
上而下以為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為卿大夫之
事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
可侵右無所不可侵左雖同寮亦有分守聖
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道不通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擊音至雅
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
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
故樂之美盛如此語錄闕雅是樂之卒章自關雎至鐘
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已作樂只無此鐘
到此處便是亂○楚辭註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以那為
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

為亂辭樂記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
師古曰古賦未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先師曰據國語
則當以關雎之末章為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
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
所以夫子追思而歎美之論語言魯樂者四章語魯大師
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摯適齊又次之此章其最後故

侗音通
音空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
亦不屑之教誨也語錄狂是好高大便要做聖賢宜直是
愚模樣不辨一事底人宜謹愿慥慥是拙
模樣無能為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先師曰狂
侗慥慥者氣稟之偏蔽不直不願不信者氣習之不美既拘
於氣稟而氣習又不美如此真棄才矣雖曰甚絕之之辭使
其知為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
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倪結者必善走此有是病
必有是德
也之譬其不善者必馴不善走者必馴熟此有是病而無是
是德則有是病之譬也有是病而無是
德則天下之棄才也韓氏曰氣質不齊中才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

有是病必有是藥猶可取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下
之下者藥才也必是三者品量天下之才無餘蘊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荀勇然惟恐其

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先師曰為李之道當如湯之檢身若

不及然此心尚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矣而必矣一說

也又說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

前一說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李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

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

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即是莫謂今日不

○子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

魏魏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音洛也

與天下不相聞如不曾有這天下相與今人總富貴便被他

勾惹此是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

物故夫子稱其魏二先師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魏二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魏魏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

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

可以言語形容也饒氏曰天之魏二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

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準如易與天地準

魏魏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上文魏言堯功業之高此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

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此字指成功與文章

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

雖無得而名然魏二之成功煥乎之文章不可掩也其至贖

亦然○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此

以為法則之則朱子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

想以未二句取之

章巍然煥然而已通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私列皋陶音陶伯益虞廷之臣五人其尤也

讓契稷禹欲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矣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輔氏曰荀子云治亂謂之亂猶

矣十人謂周公旦召實照公奭反施隻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

閔天於召散上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此馬融說文德

亦右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武王后

九人治外邑姜治內張氏曰邑姜亦婦或曰亂本作亂古治

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

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貞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

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是也才子以齊聖廣博忠肅

恭懿之德言與此才難即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

本體言才兼以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也

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雖才

未備不害為君子才不本於德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堯以唐

侯升為天子虞為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為號際交會之間言

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舊臣可位初九官多堯

間人才之盛一語錄間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開

了曰寧可將上一句存這裏若從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

却多於前於今為盛却是舜降自夏商皆不能及

得去此數起無頭缺文可見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

難得也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

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而然堯舜亦以聖聖繼作而後周

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為盛者即晉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之意

况唐虞人才之外無人乎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韓詩蓋天下歸文王者

六州荆梁雍去聲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熊氏曰雍今

有江注漢廣則荆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固在畿內

青徐揚則未有所考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

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

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語錄孔

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

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先師曰泰伯不從翦商文王三分

有二而事商其於各分之際嚴矣宜夫子皆以至德稱之范

氏謂其指微矣微指得非專為各分言欤以泰伯文王為至

善非微指歟或曰宜斷短音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

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非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虛詩反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

謂享祀豐潔書曰奉先思孝此云致孝鬼神衣服常服黻膝也

以韋為之語錄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馮氏

黃朱大冕冠也。胡氏曰冕冠上板前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

道以正疆界備旱潦音老者也或問溝洫之制曰見於周禮遂

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溝洫蓋禹既平水

胡氏曰匠人職云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有成間有洫

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異也或豐或儉各適其

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

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

天下而不與音預也夫音扶何間然之有素履儉勤不以位為樂

行之集註以為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

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

論語卷之八

此頁為論語卷之八的正文，文字因年代久遠而模糊，難以辨認。

論語卷之九

子罕第九

凡二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

罕言也。集義：程子曰：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而巳。仁之本體則未嘗言也。語錄：罕言者，蓋言求仁之方。

之耳。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所以賦予人者，理也。人之所以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仁之理至大，數言不可盡委。

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仁之理至大，數言不可盡委。

使人躡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論語說仁也，不容易說。與人

也。有不言之者，怪力亂神是也。熊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

於性命之原，罕言者，非與門人常言之道。堯節曰：集言利尤詳

命與仁以孝者，未易及此也。既慮孝者，沒溺於利欲之卑

行，又慮孝者躡等於命與仁之精微，弘大其為慮遠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節齋陳氏曰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頂素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

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平已承之以謙也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

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

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

然則吾將執御矣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

全德備耳。六藝禮樂為大夫子只說射御射御藝之甲者

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

如履之繼羿之射秋之奕則其業精故也李之博雖各極其

專且精不可得也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

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為大也故堯師

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

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一善得名豈

知聖人之所以為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緇莊持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

為之升八十縷隴主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

用絲之省約語錄八十縷為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如

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

不止二尺二寸方得胡氏曰麻績麻為布冕冠上板也謂

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

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註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

登登成也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

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

二寸尔却用二千四百縷為經是一

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輔氏

燕禮君燕知大夫禮也公坐取大夫所酌驪與以酌賓降西

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

稽首也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拜禮亦如之

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於
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爲諂想是此類
○程子曰君子處
上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聖人處事之權衡所謂君子以同而異先師曰程子欲
孝者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爲例而推其餘也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絕無之盡者母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
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
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
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
語錄意是始初萌起此意
既行子帶而不化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只管固執是我做得
是我是緣此後便只知有我不知有人必之時淺固之時長
意是始我是終固必在中間一節重似一節也必者迎之
於前固者帶之於後意是爲惡先鋒我是爲惡成此四字
如元亨利貞循環不已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成就不好
是至我之根原愈大惡底成就。意必固三者只成就一箇我
生必又之生固固又歸宿於我。胡氏曰意必在方有作爲
即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

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止水止而一毫之繫累無
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而絕無四者之病也死節曰集
註四者相爲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有此四者
相爲終始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
復始如元而亨利貞下又起元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
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節節數也聖人之
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耳紀
○程子曰此母字非禁
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
天地不相似大地大公而巳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
略有可疑曰人之爲事亦由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
能化去者若謂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
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通曰心兮本虛聖
人絕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已意似微雲點翳我則
昏霾之甚矣太虛中本無一物也
楊氏曰非知去足以知聖
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
故本孟子子有戒心訓之
匡地名史記云
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陽虎曾暴於匡

夫子弟子顏尅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尅御匡人識尅夫子貌又以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

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樂制者禮樂制度之本禮

形體顯設於文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比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

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

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

害己也語錄道只是有廢與却喪不得文如禮樂制度若喪

便掃地張氏曰聖人以斯文為已任已之在與已

斯文之喪未喪繫焉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即斯

文之所在也繞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為天地立

心為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季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

而害之通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

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

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太宰蓋以

多能為聖也通詮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太宰名官者惟吳

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為太宰平公即位之歲距

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

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况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

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故疑此太宰即吳語也吳

與魯會繒韜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

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太宰

其後不復見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

兼之

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

語錄鄙事如鈞戈獵

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為世

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

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語錄想

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他小技藝若使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先師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大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未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本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辭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

動也趙氏曰叩乃叩擊有發動之意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

無所不盡語錄此處想是入林聖人無所不知語人不倦有

氏曰終始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

言必如是而後該括得盡夫子之告人必發動其兩端而盡

告之先師曰聖人雖謙言己無所知然教人必發動其兩端而盡

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

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

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語錄聖人極其高大

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

使人知斯道之大無幾竦動着力去作孔子嘗言如有用我

如欲乎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不得不如此

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

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預音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
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委粉於
矣饒氏曰如答樊遲問仁智只是眼前事子夏若夫音扶語上
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宜聖人之言哉輔氏曰程子論佛氏
見上去不見四旁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爲無不周遍實
則外於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語錄問舜執兩端與竭
兩端如何曰兩端只一般猶言頭尾也語錄問舜執兩端與
兩端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通曰大舜是取人之言執其
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一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扶夫音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
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
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先師曰吾道
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
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
似矣而蹄焉春秋所以作也
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齊音各衰七

齊衰喪服邢氏曰言齊衰則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

裳貴者之盛服也吳氏曰玉藻曰衣正色裳瞽無目者作起

也趨疾行也語錄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

與瞽者則哀矜之心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

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

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饒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趨

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於外

而外面如此者僞也裏面如此二說互相發明蓋裏面不如此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而

在後喟苦位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

為象象形也初未有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亦高無

方體在前而嘆之也語錄高堅是說難李前後是說聖人之

道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

到恰好處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禮中各有次序先後淺深誘引進也博文約

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饒氏曰高妙

說在前在後先博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然後約我以

禮使我於視聽言動上皆由乎規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

○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輔

日致知格物知之事也克己復禮行之事也程子曰此顏子

所行即是所知非於知之外別有所謂行也

稱聖人最切當去聲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語錄緊要處

自堯舜以來便是如此惟精是博文惟一是約禮在此三句上

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約我以禮又要收向

身已上來無一毫之不紊兩事須互相發明若博文而不約

以禮便無歸宿處。竟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

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

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

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沒了。更味兩箇我字

尤見以去博約以李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

是我自去博約以李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

約我以教言也。馮氏曰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特

子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

有以見夫子之為我設爾

已。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欲罷

而力之盡既竭所見益親如有所而又無所用其力也欲從

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伊小

昏默者饒氏曰窈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列

以明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

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

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將孟子善信美大聖神之功化則又配

此章大猶是力行積累之功化則又配

絕無自然之妙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如字也一問詳見雍也篇三
語錄卓爾是聖人之大立於此以向來無捉摸處即前高
堅前後底今看有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所見教人不出博
約禮二事門外別有莫不謂知惟顏子者有所見故高者有可
攀之理若其能者有可入之理在而後所進者有可從而審其
之。顏子到這裏自覺得要着力而無所容其力緣聖人所得
勉而中顏子到這裏自覺得要着力而無所容其力緣聖人所得
思之大段着力不得今日勉之明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
自勉而陳氏曰前此猶可以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
思勉而陳氏曰前此猶可以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勉之
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
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
上事而喟然嘆非如孔子因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
之故瞻忽後得之由爾後得指如有善誘博約而歸功於聖人也
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
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

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不能盡
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
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語錄問程子言到此大段
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曰末由也已不胡氏又曰此大段
了不用力但工夫用細不似初間用許多粗氣力這便休
也只是循循將去如何大段着力間用得許多粗氣力這便休
橫渠云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仰鑽瞻忽是地養熟了因牽
雖見高堅爾又為一箇關若不可為也仰鑽瞻忽是地養熟了因牽
文了又約禮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
如有所立卓爾禮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
着力不得處博禮文約禮是着力得處也高堅不能節却是
所見也博禮文約禮是着力得處也高堅不能節却是
力之效驗也饒氏曰不怠所從是約我發明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言不怠也饒氏曰不怠所從是約我發明雖欲從之末由也
仁是有所立卓爾禮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
盡無方體殊卓爾禮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
約以禮知行功深方見聖道之卓然於見也及見夫子博以文窮
仰鑽瞻忽知行功深方見聖道之卓然於見也及見夫子博以文窮
安由大而化不特見到聖人地步亦進到聖人地步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父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間如字

病間少差楚解反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

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

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語錄久矣哉不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

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惟有無字乎字故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

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

易簣音責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

無臣之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

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

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

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任氏曰禮記易簣章一正

故引之曾子易簣而死為得其正夫子苟死於家臣之手不

正甚矣彼執燭之童子尚知大夫之簣不可不於家臣之手不

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乎况夫子席不正且不安於正生且

不食况臨死生之際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心安於正生且一

而已矣先師曰有家臣而用家臣理也無而用之非理也天

者理而已非禮則欺天矣子路欲尊夫子寢疾病樂正子春曾子

以累夫子反所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曾子

足童子問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晝反華畫也晝明也

大夫之簣與平聲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音句驚貌然曰呼

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華矣華紀力反

急也不可以變變動幸而至於日請敬易之曾子曰尔之愛

我也不可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

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幸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後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

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匱徒
木反賈音嫁

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輔氏曰
沽之哉

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去不田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

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

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音眩玉而求售音壽也

當味求字與待字不待賈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失之矣
待賈者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

可也。通曰子貢嘗答子禽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
之求之與蓋以子禽之問病在一求字也今子貢之問亦自

病在一求字豈問夫子者
在先而答子禽者在後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見上書旅葵九種
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
曰吹夷于夷方夷黃夷

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者化
豈有所居而不化者若居夷必將

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語錄問此及浮海莫是職言否
曰只見道不行偶發此歎非職言也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

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
行其道耳。輔氏曰聖人能必居夷之化而不能於中國必

其道之行則天也。馮氏曰箕子封於朝鮮東夷之地也何
陋之有雖然夫子去父母之國尚遲遲其行况舍中國而之

夷狄乎是蓋有激而
姑云尔非素志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

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陳氏曰
晚知道終

不行故歸而正之張氏曰獨率雅頌蓋其大者耳。陳氏曰
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

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胡氏曰聖人雖生
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季之

三月亦其事也。先師曰：晚知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形旬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彼三者以爲雖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錄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自謙言，不謂有如此數者，常有謙然窮故曰：知崇禮卑。聖人之自謙言，不謂有如此數者，常有謙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之無憾，則未易有欠缺處。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如死，近使禮常情多謹於事，生而忽於事，死而不特三年之喪，如期功小底然亦甚難。有以爲小事，聖人之稍多，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於此非特自謙亦是以爲自家真箇見得有無時不存，常退自檢點，勉人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声。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此句所包甚闊。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吳氏曰：逝者，不指問逝訓往集註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饒氏曰：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先師曰：必有來者續力見道體之故於此發以無窮使往過而來不續則其機息而非生道矣。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徒玩也。此發言外意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以自強不息也。語錄：天理流行之際，如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恣地滔滔。○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天之運日月寒暑之往來水者程子雜水流於其中，言之水流蓋其一端耳。道無形體之可見，就此有形体之數端上發見出來，所謂與道爲形體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易乾卦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行之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進於此則安而行之矣。語錄：日往月來等未是道然無這道。

便無這箇了有這道方有這箇既有這箇就上面便可見得
道是與道做箇骨子若說天只如此高此無地只如此厚便也無
體了但須看其所以如此者如何道本無底便是道只於無
聲無臭上推究如何見得道因有無聲無臭底便是道只於無
底所以說與道為體。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無聲無臭
較親切易見。胡氏曰夫子因所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夫
子之說併牽三者而言夫道體可見固不專於水亦不專於
四者大而造化之流行近而口鼻之呼吸莫不皆然。黃氏
曰夫子所云蓋合之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
道器兼體用而言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
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
道其要只在謹獨。語錄有天德則便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
以做王道不成。人多於獨處間斷才不慎獨便去隱微如
間斷了。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慎獨便有欲
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
如何便會如川流底意。楚辭辨證騷經忍而不能舍也。供氏註引顏師古曰
之辭。楚辭辨證騷經忍而不能舍也。供氏註引顏師古曰
耳。今人或有音捨者非是。按辨證騷經忍而不能舍也。供氏註引顏師古曰
年庚申四月公易篋矣集註舍上音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
然民鮮上聲能之。誠字之說自大。○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
人南同車使孔子為次乘。去聲。第二招搖市過之孔子醜
之故有是言。語錄招搖如翱翔。先師曰夫人不翟弗自蔽公
而發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篋土籠也。按韻書籠字平聲者註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篋
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
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
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
也。其往乃自強其止乃自棄自強者不成不止自棄者止而
必不成語有三四章純如詩六義之比此止言為山而未
嘗言為山然為山之義見於言
外此外松栢驥力苗秀章是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居隘反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到

於惰此群弟子所不及也語錄如服膺不失欲罷不能皆透

微聞一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吾力是也解謂知得透

所以解散也渙然水釋之意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顏子

解所以厲群弟子也先師曰顏子惟明睿故聞夫子之言而心

於顏曾是也推顏子能化於時雨惟孔子能當其可化之時

所謂苗勃然興之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形旬反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

而未已也語錄顏子求到那成就結裹如蓋他一箇規模許

賢不肖之分情與不惰止與不止之間耳黃氏曰智愚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吐華稻花也諸經成穀曰實蓋學

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張氏曰有其質

孔子惜顏子非也此以始秀而不實者也先師曰此章或謂

孝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止當以既秀且實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方來之年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

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

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

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胡氏曰舊說以聞為聞道

證之以通證則無藝矣五十五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

壞雖有後過尹氏曰去声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

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張子曰有至于四

者如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饒氏曰日可畏期望以勉厲之曰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前二句見勉厲之意重不足只說他休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陸氏音魚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如絲有端緒尋求其端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

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五故故必說音悅然不繹則又不

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語錄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

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楊氏曰法言若

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去声貨好色之類

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謂全不從不說其

或喻焉則尚庶幾声平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

是終不改繹也已既曉諭則有能改繹之機雖聖人其如之

何哉張氏曰法言明義而正告之巽言委曲而開導之也自非肆於惡而無忌憚者其聞之能無面從而與說意乎然

聞善將以善其身也苟惟暫說而不改其故面從而不改其

非則亦何有於已哉○輔氏曰從法語說巽言秉彜之性也

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繹者志氣昏

惰而不反求諸心尔李之不進德之不脩家之不齊國之不

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已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声平出而逃其半弟子各記所聞有詳有略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此借上句以明下句意○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為論

○黃氏曰共姜一婦人也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况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

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師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志先師曰志公而意私初守得定故不可奪此是志後守不定為人所奪便非志矣志搖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勇奪毋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姜可奪乎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帛反想里若展呂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通

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作緒以綿裝衣之謂。熊氏曰緼帛著出記玉藻云緼為繭緼為袍鄭云衣有著之秋續今之新綿緼今之緼及舊絮疏好者為綿惡者為絮語錄云袍謂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帛著則雜用帛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

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馮氏曰與美衣服者並立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烏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之反

伎害也求貪也藏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

風雄雉之篇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伎弱者必求語錄李閔祖云伎是疾人之有求是取已之世入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妬嫉他便羨慕他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扶又反求進於道矣此句與進於道相照應子路能如此本可進於道今誦所引詩而自喜其能則不復求進於道矣夫子所以一揚之一抑之也

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臧承何用不臧之語而反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

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語錄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輔氏曰義理無窮此特一事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又言此以警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字當

作凋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去聲也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
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馮氏曰歲寒今之建五月也木葉
後於衆木之凋也先師曰松柏在春夏無異衆木必經歲寒
方見其後衆木而凋零以比君子在平時無異衆人必經事
變方見其異衆人而特立後凋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此章如詩
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性物以比君子其意深矣此章如詩
六義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之比謝氏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唐太宗
語孟子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唐太宗
易葉故曰後凋必有松柏之操然後能不為歲寒所變以比
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以利害事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
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此亂識忠臣以事變言此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語錄直是見得理足以勝私故不憂胡氏
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
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
所以不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語錄孟子行說配道義與道無是
憂也反攝怯者此學之序也此語錄成德以仁為先見得道義與道無是
氣不足也此語錄成德以仁為先見得道義與道無是

亦為孝者言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未後做工夫不退轉此
方是勇有仁智而後有勇然而仁智又少勇不得雖曰知
及之仁守之有勇方能守得到頭若無這勇則雖有知仁少
間亦恐會放倒了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途而廢大槩
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輔氏曰仁者智
之體統故論德則以仁為先智於知勇於行。輔氏曰仁者智
為首勇則仁智之發也未能先智而勇則血氣之論孝則以智
之序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不
惑不惑則自然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
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
稱去聲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權字之得名以
衡物加於衡之輔氏曰權者物鈞而生衡而銖兩斤鈞皆著於
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與適道然共學須教可與適
道以下楊氏曰知為去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
皆然

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
通曰右兩段是并釋此章六句。語錄立是見得那正當道
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可考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
權者能處置得變事天下之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
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
至於適事之變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
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義當用權則得經與權自是義權亦
是義當守經則守經是合義當用權則得經與權自是義權亦
就權上說時義朱子語錄則分經與權說義是專洪氏曰易九卦
終於巽以行權九卦語錄則分經與權說義是專洪氏曰易九卦
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通曰
段是專釋末兩句。凡二十七節道理最末一語見權者聖人之
見得不可驟語也。陳氏曰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非
與經不相悖。柳宗元謂權者亦看達經也。紱蓋經之所不及
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湯武征伐以通之。紱蓋經之所不及
女授受不親此臣之義已窮。湯武征伐以通之。紱蓋經之所不及
成是不當用權而用地位高方不可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合守

經而不守經。魏晉以下皆於國統未絕而欺人孤寡託為受
禪是當守經而不守經。卒自亂其宗。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擢
也。張東之等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擢。不精者
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通曰。供氏之說上文有曰。可
與共事七十子。是也。可與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顏閔
之徒是也。權即孔子是也。然則權者聖人之徒是也。可與立顏閔
大用非如文王孔子而用權鮮有不差者矣。程子曰。漢儒以
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
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公羊傳桓公十一年。宋人執祭仲何賢
有善者也。韓康伯註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
而後可以行權也。程子曰。反經合道為權。公羊唱之何體
和之何休註。公羊傳其實未嘗反經。古人多錯用權字。終說
權便是變詐。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
是經也。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
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手之
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通曰。右二段是專發明章
經之說。只緣將下文誤作一章。蘇氏不如此說。承曼衍且看集
義中諸說。莫不連下文。唯范氏蘇氏不如此說。承曼衍且看集
字對說。纔是權便是變。却那箇經雖謂之反經。可也。然雖是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計反大

反那經却持於道雖與經不同而道一也。經者道之常
 權者道之變道則是箇體統貫乎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
 了箇經說伊川說便是箇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
 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雖同而所以殺之則
 異蓋管蔡與商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
 廟不得謂不誅之權。若太宗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謂之權太
 宗不可謂之權。伊川見漢儒言反經是推恐無忌憚者得
 借權以自便因有此論。伊川將經反經是推恐無忌憚者得
 權此說本好只是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發了權字始得兩
 箇字經自是經便是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發了權字始得兩
 只是經之變。楊氏曰權是反經今須曉得孔子說便發了權字始得兩
 當底道理而巳其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不能盡也。所謂權
 者於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不能盡也。所謂權
 遇事之一定之理不變者隨時之宜以濟經之所不能盡也。所謂權
 說然也。然天下之理不一而足。當經之時固守一定之理
 而權亦當然也。權雖異於經而當經之時固守一定之理
 子之權只是經之說然也。有辨而說則矯經權之說始明有程
 只是經則經權之義始正。通曰程子之辨不復明於世矣。此
 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不復明於世矣。此
 其說不盡補其所未圓實有功於程子愚於此亦云。

唐棣郁李也。語錄此唐棣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詩別論語
 常字亦無唐音及召南作唐棣爾雅作棠棣無作棠者而小雅
 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又云唐棣郁李常棣移則唐棣
 翮或問偏之為翮曰非獨晉史為然然則反亦當與翮同言
 翮角弓之詩固有翮其反矣之句矣然則反亦當與翮同言
 華與花之搖動也而助語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去上兩
 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
 指也。先師曰讀反為翮則遠字亦當叶於圓反。汪氏曰韻書
 亦可尤移下註云其華反向後合詩云翮其反而據此讀如字
 與遠叶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
 未嘗言易去聲以驕人之志。以爲易則忽亦未嘗言難以阻人
 之進。以爲難則畏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
 蓄意思去聲深遠思以思所謂爾思以思其人在思則得之何遠之
 有不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何以知爾思之爲思其人無不
 字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辭意婉而平和無褻

狎態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或然也。輔氏曰是理之在人
以為易知乎則精深微妙未易知也。以為難知乎則其
然之理本自不隱也。若言其進而遂生疑人之志而不知
之功若遠言之有則只是平鋪地道着無一毫助益未之
也。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鋪地道着無一毫助益未之
所以極有含蓄其中思深遠極有涵蓄者該道體之微顯進
者之工夫皆寓其中意深遠極有涵蓄者該道體之微顯進
竟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非聖人之言疇克爾哉。

論語卷之九

